

附件 227. 调查肾移植器官中介王某的记录（二）

2018_01_05 10-25-17(+8618310258979)

内容提要

1 你要多少，我给你支援多少

调查员表示他们医院对器官需求量很大。王某说：“供体这块儿你不用担心。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。”问现在能提供多少？他说：“你要多少，我给你提供多少！”

2 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，不然有人找你麻烦

王某听调查员胃口很大，提醒说，我第一担心是否真有那么多人；第二担心，你们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移植，到时候怎么跟卫生部这边解释？

调查员说如何应付上面，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。那你们的经验是什么？王某表示，想多做移植是个好事，“但是你，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，不然的话，可能有人找你麻烦。”

3，朝阳和武警有中央和部队的关系，他们不怕

王某一再表白“北京朝阳、武警我们都在合作”。调查员问两家医院有什么经验？王某说：“呃，就说朝阳和武警吧，人家是有关系的，知道吗？他们不怕！”

调查员问有什么关系？是怎么打通的？王某说：“那就是人家主任跟那个，他们的关系都是部队里边，或者是中央的关系，知道吗？就是明知道他是这样，做这个事也没人、没人敢管！”

4，在朝阳我们大概有三、四个人在跟主任合作

王某说移植现在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。比如在北京朝阳医院，他们同伙有三、四个人在跟朝阳医院的移植科主任合作，“每个人给我们 5 例，一个月，就是 5 个床位，那就是 5 例手术嘛。”

5，20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一天做过 7 例肝移植

“以前做的就比较多了，以前你随便来，你想来多少就来多少，对吧。但现在的话就不行，现在他自己他都觉得，可能是觉得有点过分了。”

王某说过去，我们“最多的时候一天做过 5 例。”他说这不算啥，“最、最、最疯狂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在 11 年、12 年，20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（医院），知道吧，一天，肝移植一天最多做过 7 例。”

对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这样的移植量，他说“这种事很正常，他们那组比较多，手术室也比较多”。

6，调查员：就是炼法轮功的这一群人吧……，但是现在其实还都在做。包括你这个，我相信也是这样的。

王某回答：主要是什么呢？对，最主要、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供体千万不能出问题。啊，供体出问题就麻烦了。

7，出了事故你自己处理好，闹到记者国际上就麻烦

王某从一开始就提醒说，“你应该知道，咱们不是合法的”。他一再告诉对方供体这块儿没问题，关系你要自己去摆平。“做这个东西只要是你，你不要搞出事情来就行了。你一有事情，比如说出了事故了，出了事故，你自己处理好，不要、不要闹到外边去，不要闹到这个记者那儿，或者是闹到国外去，就OK。你如果闹到国际上，这就麻烦。”

8，在武警检查，主任给我们开单子，就是开腰疼

调查员问：供体应该以什么名目看病住院？王某说，检查身体，或者说他有外伤。这个你们自己去考虑。因为我们都在武警检查，主任给我们开单子，就是开腰疼。全项检查后，“那数据我们就出来了嘛。”

他透露，现在去医院查什么淋巴图之类的很敏感。

9，调查员问：咱们一个月20个肾，10个肝，这种量你能不能保证？

王某答：没问题，能保证。

10，我们一次最多给你3到5个，一批一批的走

说到怎么运送“活供体”到目的地，王说：“我们最多只能给你准备个3到5个，3到5个，一批一批的这样走，赶着走，不可能一下子弄那么多人过来，那样的话，那目标太大，太显眼了。”

11，在医院外建地下手术室，医院可逃脱罪责

王某建议对方在医院外边，离得很近，建个手术室，只取器官用。他说：“在你们医院直接做，对我来说，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。但是安全这块儿，你们要把控好，因为这个，在你们医院做的话，这个安全问题，就是一个大问题，你看，如果万一出事，那出到你们医院里边了，你脱不了干系！”

王某解释为什么在医院外做，对医院是安全的，他说：“你如果放到外边的话呢，你还有的说，知道吧，还有我们还有缓。”

王某还不放心，说到对人员的管控，他说：“你们能把控得了，没问题，所有科室的人啊，或者是你们手术室的人，都是内部人，都是自己人，各方面都没问题，那就放在医院里边做，这是最好的。”

12，做这种事情，他们都是晚上做，那都得是自己人

问为什么天津一中心医院、浙医一大那些移植大户都能在医院里做？他说：“他们呢，我给你讲，他们都是晚上做啊，或者是，那都得、都得是自己人，做这种事情……”

13，朝阳现在是肾在外边手术室切了之后拿过来

王某说朝阳医院现在的做法是：“只有肝移植是在医院里，肾移植供体都是在外

边手术室切了，切了之后拿过来。”

王某说摘肾的手术很快，有2个小时就足够了。操作起来很简单。

14，出了事情就找人嘛，直接打招呼

调查员问黑器官生意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他说：“就找人吧，出了事情就找人吧，直接打招呼嘛，嗯，打个招呼就好了。”

15，调查员：当初是抓了一大批，因为那时候（法轮功学员）上访不报姓名嘛，抓了很多人，这些人就这样做了（活摘器官），但是后来呢，不断的抓一些人，哎，处理一些。但这件事情换届了，这个政策呢，他还在那延续着，他不能拿到桌面上来，对不对，但是呢，事情还在做着，所以说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不对？

王某：对，这个、这个一直是这样。

16，我们这块儿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

王某说和医院合作有一个潜规则：出了事“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”。为什么要保医院？他说，因为涉案各方都罪过大，“我们罪过更大。我们还不如不说呢！就把医院保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，把医院保下来呢，那你们在外围还能帮我们运作，以后就算你们不帮我们运作，我们出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合作。”

王某说，我觉得，国家也管，也不是说不管，但就是明面上管。

17，有个小国告过中国用法轮功器官，国家当时给化解了

调查员提到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王某说，在2012、2013左右，有一个小国，控告过中国，“闹过一次这个事，就是用这个！他当时没说法轮功，当时说是用这个死刑犯的那个器官，就人权问题吧，但是我们国家呢，当时给化解了这个事，知道吗？”

调查员：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个我更清楚一点，这个呢，国际上是2006年，苏家屯有个护士出来，就揭露了这个事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咱们国家嘞，是把死刑犯拿出来，给化解了。

王某：噢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
18，过去做法轮功的呢，是以司法、死囚犯给他充了。现在做的呢？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。

调查员：哎，这样呢，就用那死刑犯把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个事情给掩盖了。2015年1月1号，国家公布全部用公民捐献，死刑犯也不能做了，所以为什么现在你这里地下，他们都不公开说呢？就是因为这原因，哎，为什么说不能做司法的嘞？其实过去做的司法，绝大多数也是法轮功（学员）的，现在做的也是法轮功（学

员)的。过去做的呢,做法轮功(学员)的呢,是以司法、死囚犯给他充了。现在做的呢?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,这国家统一弄,这也就查不出来,是不是这样啊?

王某:是,是,对。

19,给警察、官方要提成

调查员:这些器官来源的这些人啊,那肯定是在警察、官方转过来的吧?转一些来,那给他们还得要提成一些吧?

王某答:嗯,对。

20,不动警察,地下做

调查员:那这些人(法轮功学员)就是来了,就是这些人动不动警方呢?

王某答:不动,我们都要地下操作。

21,朝阳是这样做的 让病人来找我们要供体

王某说,关键是医院主任对病人讲,你这个手术怎么怎么的,但是我们没有肾源呀。而我们这边会告诉患者,你就跟主任讲,我有肾源,有办法,有关系,能弄得到。那主任说,哎,你能弄得来,我就给你做手术。

这样的话,就算手术不成功,或是出了什么问题,我们就把患者拴到里边了。如果是你医院直接跟患者来的话,万一出什么问题,追查下去的话,他肯定要作证。

你做好了可以,你要做不好了,他肯定要找你麻烦。

你们主要的问题就是“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撇清”。

22,做2台肾移植之后,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

王某说“你最好年前如果能准备2台手术,那我们先做2台,在你们医院,先做2台之后,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。”

电话内容:

调查员:你好,你是王先生吗?

王某:哎,你好,你好。

调查员:哎,你好,我刚才我一个朋友跟你联系过,哎,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来,很抱歉啊,今天时间可能有点晚,啊。

王某:啊,没事,没事。你们怎么都用同一、同一种电话呢?

调查员:啊,这样的,这是方便嘛,这不是现在都是用网络电话嘛,啊,这样的啊,就是她跟我说了一下你的情况,我跟我们兰大这两个医院的有关方面的人呢,我们也合计了一下,商量了一下,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。如果说你这里情况要真这样,我们是完全可以跟你合作。所以今天呢,因为她给我介绍的情况也不全,

对吧，我们这么大的事要直接说，

还有呢，我们希望呢，我们今天初步说一下，希望呢，就是能够互访，就是你能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，啊，你比如说你建立手术室，你在哪儿建比较合适，你要有一个方案，要有图纸，有要求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帮你办的。啊，就很快可以办好。嗯，当然我听她讲，就是你说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设手术室，啊，这是做肾移植；肝移植嘛，肯定是在科室了。我们这里呢，倒是有想法，就是这也可以跟你合作。但是最好呢，就是医院呢还想，如果是在医院做呢，你知道吧，这对医院的这个技术力的成长啊，这个知名度各方面，它就会有帮助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和你合适的方法，先合作，然后再看。嗯，我只是跟你先说一下，就是我跟他们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第一选择，就是直接到我们医院里面做，这个呢，我们就是什么条件都比较方便嘛，啊，对医院的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好处。当然呢，我还不了解你的情况啊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呢，它不是第一选择，那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方式，我们先试一下，啊，大体就……

王某：我、我先请问您，我问您几个问题好吗？

调查员：啊，好，你先说。

王某：嗯，您是医院里边的医生，还是？

调查员：对。我是现在这样，我是负责这个肾源这个协调的。我也是医生。但我现在呢，参加了这个……

王某：您对移植这块儿懂吗？

调查员：啊？

王某：您对移植这块儿懂多少？

调查员：我对移植懂的少。啊，我的专业是普外科。普外科呢，我也参与一些。但是我现在主要是协调这件事情。就是肾源、肝源，就是器官来源。

王某：我这样跟您说吧，就实话实说吧，好吧？

调查员：好。

王先生：嗯，您提的这个呢，因为那个姐跟我讲了之后，我觉得也是，因为我们跟北京这边都有合作，北京朝阳、武警我们都在合作。那就是说现在是这样的，我就是担心您这个是真的假？我实话实说啊。

调查员：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我一开始就给你讲了，你的担心也是我们的担心，因为这样大，所以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应该互访，你要到我们这来，咱们当面看，到医院去参观，这样你，这样才说就是正儿八经做事，电话只是大体情况的了解，我们也要到你这里来考察。哎，就是看必要的情况下。

王先生：对，您让我去，我去了，你说你，这个我就心里没底。所以我为啥要问你这个，是不是对这个移植懂多少？

调查员：这个懂不懂无所谓，我不是直接一线的手术室，手术的医生的话，一些具体的技术。那你问吧，你随便问，我告诉你。这个技术，我既然做这个事情，我都还是基本上是了解的，只是说我不是这个专业的，我是普外，那像这个人体的手术，除了胸外科之外，其它我都做过，啊……

王某：那您能给我说一下这个，咱们、咱们这个手术的大概的流程？

调查员：你这样吧，咱们现在谈的不是技术，技术我告诉你，你来了看看我们这医生，咱们这医生，这个医院的医生都是 50 多例手术的经验。那么二院的医生呢，也都是 100 多例，143 例，现在他们这个，你看他报，他这个上面一般都是这样说。就是这么多年来，也都有一定的基础了，你既然到这来做，我们邀请你来，那好，你就得要跟医生见面了，对吧，到我们手术室参观了。你说你就算是警察，那你还没有做手术，也没有成交，那有什么关系呀？呵呵，对不对？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当然你可以现在先跟我说说，我得，我得要知道，你到底有多少诚意？你到底能拿出多少东西来？因为我们这个，我跟你今天来谈，不是随便探探口风，而是说要真的问。我们要做呢，那就得要有一定的规模，才跟你做。啊，那你想我们要投那么资，要做这些事，啊。

王某：这个、这个方案可以这样来做，就是前期呢，就在你们医院做，如果你手续这块儿，你没问题的话，你知道这个，**我想你应该知道，这个是，咱们不是合法的。那你在医院里做呢，你也是手续这块你们是怎么做呀？**还是怎么弄，这个你们自己去考量。那前期，我还是觉得，先在医院做比较稳妥。

调查员：对呀，这就是我要知道的呀。就是我们觉得呢，你在手术医院做呢，我们把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搞好，这个风险小，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。

王某：嗯，对。

调查员：但是如果说，这方面打不通，那我们可以，就是先设个手术室，地下，你这儿给我们提供供体，这也是可以的。

王某：嗯嗯嗯嗯。

调查员：但是我，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医院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么多年来，啊，也是 2000 年初就叫做，但是一直到，是（20）13 年，这才卫生部啊、卫计委啊才，才给我们这个，给了这指定的医院（资质），那就是这医院是（20）13 年嘛。那你说这么多年，我们也就是规模才这个样子，那你就知道我们这方面也并不是突破的太好，就是这方面，就是没有真正完全地展开。那你这么多年了，看看人家都在这儿做哈，咱们医院当然也保守了一点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天津啊，郑州啊，那个浙江啊，人这做的很红火，这个医院发展也很大，那我们医院想想，这 10 多年过去了，你看这个政策也比较稳定的嘛，那就是，现在就想开展一点，

开展一点呢，这个瓶颈嘛，就是器官的来源了，既然现在知道了你这个渠道，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，如果，果然行，那我们这方面，不妨可以放开一些，放开一些呢，也都是他们能做，我们也能做。啊，但这就是……

王某：供体这块儿你不用担心。

调查员：啊？

王某：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。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。

调查员：供体现在问题是，你现在能提供多少？

王某：你要多少，我给你提供多少！

调查员：那你像我们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组织十几个二十个手术组都是可以。肾移植你知道是很简单的，割掉一个肾，挂上去一个肾嘛。那个手术呢，各方面都比较简单，两个医生三个护士，一个麻醉师这就可以干了，对不对？

王某：嗯嗯，对。

调查员：那我组织上，那一天你说做上四个五个都是可以的，七个八个也行。肝脏呢，当然了，要麻烦一点了。肝脏我们一天可以做个两个，啊，一个、两个，这都行嘛。当然多的时候呢，那也可以做的熟练一点，多一点，可以做个两个三个的也行。

王某：哎，是这样的，你有、有那么多病人吗？你们那儿。就一开始刚刚展开的话，这个病人这块儿，会不会也会考虑很多？

调查员：哎呀，病人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这病人已经排到一年多以后了，咱们至少这个，你说做起来，你做起来，病人就会多起来，这个病人的来源应该是很多，只不过是看你开展多少。啊，我们现在排队这里面可以选，选好的做了，就是成功率高的做。然后把这个名声打出去，这个，那就病人会越来越多，你西北地区……

王某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突然之间，这么多年因为你这个医院，现在平均每年做多少例？这种手术。

调查员：现在做的少。现在你看我们这个，现在也就是，总共啊，就从 2000 年来现在就是，肝移植还不到 400 例。肾移植呢，也就是五、六百例吧，这么多，但一直没停……

王某：那也就说一年，一年连 50 例都没有，是吧？

调查员：一年七八十例，肾移植七八十例。

王某：七八十例。

调查员：嗯，这个肝移植呢，二三十例，这样的。

王某：那你突然之间这个，多了那么多，你们到时候怎么解释？跟卫生部这边。

调查员：啊，这就是，我们就是探讨了。我们这个多了，各种原因啊，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们这里做的经验是什么呀？我们得问问。这个就是要，就是一个打通的问题了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就是，我们有这个技术力量，有这个病源，也有这个物质条件，现在你这有器官来源，这个解释好解释啊，其实、其实咱们……

王某：事是个好事。

调查员：哎，其实呢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年，谁不清楚怎么回事吗？对不对呀？公开说时，有些地方是非法的，它实际上是官方支持的。对不对吗？这不是从上头……

王某：事是这么回事、事是这么回事儿。嗯。

调查员：对呀，你这还不明白？

王某：但是你，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，不然的话，可能有人找你麻烦。

调查员：啊，对呀，但是它总体的政策在那里啊，它麻烦也麻烦不到太大嘛，不就是经费上的纠葛嘛。你先说说，那你说，你们是怎么做吗？这方面你的经验，他们其它地方成功的怎么做？

王某：呃，呃，就说朝阳和武警吧，人家是有关系，知道吗？他们不怕。

调查员：嗯，怎么关系嘛，怎么打通啊？

王某：那、那就是人家主任跟那个，他们的关系都是部队里边，或者是中央的关系。知道吗？就是明知道他是这样的，做这个事也没人、没人敢管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啊。

调查员：其实啊，这个你应该更清楚，咱们其实都知道，哎，这就是中央的。最早是从江主席那儿下达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从这个政法委，武警这方面通下来的嘛。

王某：嗯，现在这个做呢，我们多数做的比较多的呢，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在那边做的呢，现在他们是每个月就给我们5例，每个月就给我们5例，因为我们是……

调查员：你是说朝阳？和那个武警总院？

王某：对。武警现在做的很少了，武警现在做的很少了。朝阳还是，还是一直在

做，但是朝阳的话呢，我们大概有三、四个人吧，在跟主任合作。每个人给我们 5 例，一个月，就是 5 个床位。他给你讲的就是这一个月给你 5 个床位，那就是 5 例手术嘛，知道吗。所以他大概，他大概，因为以前做的就比较多了，以前你随便来，你想来多少你就来多少，对吧。但现在的话就不行，现在他自己他都觉得，可能是觉得有点过分了。

调查员：你们原来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月能做多少啊？

王某：最多的时候一天做过 5 例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一天做过 5 例。

调查员：那一个月呢，就是一两百例哈。

王某：这还啥，最、最、最疯狂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在 11 年、12 年，20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，（20）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，知道吧，一天，肝移植一天最多做过 7 例。

调查员：做过 7 例？

王某：他因为他是几个，因为他是几个组的，知道吗？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一中心你应该知道。

调查员：肝移植我知道，那个移植中心，人家是有一天做过 9 例肝移植，8 例、7 例，7 例还是 8 例肾移植。

王某：这种事很正常。他们那组比较多，你知道吧？手术室也比较多。那我们就说，回到这个问题上说吧，供体这块儿没问题，剩下的关系，或者是其它的事情，你要自己去摆平，你要自己去摆平。

调查员：呃，其实像我跟你说，像这个天津第一中心医院，那要疯狂的做那么多年，包括朝阳也是，其实那些年，我们知道，也都做的很多，这就是胆大，上边有人，再加上政策要求他们做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啊，那这个做过去了。其实现在我看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对不对？这说穿了不就是这个政策要把那批人消灭掉嘛！但这个搞了这么多年啦，这要有啥问题，早都有问题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。现在……

王某：你只要，做这个东西只要是你，你不要搞出事情来就行了，知道吧？你一有事情，比如说出了事故了，出了事故，你自己处理好，不要、不要闹到外边去，不要闹到这个记者那儿，或者是闹到国外去，就 OK。你如果闹到国际上，这就麻烦。

调查员：对，这是。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，所以前些年，我们这里也都很保守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毕竟是那么一群人，就是炼法轮功的这一群人吧，你这个

东西做了的话，就是拿不准政策到底怎么变，但是**现在其实还都在做。包括你这个，我相信也是这样的。**这个当然不会让它出现……你这个你出了经济问题，出了矛盾，就无非就是这个手术没成功，家属找回来告状，告状你经济摆平就完了。这样手术呢，不成功的也多嘛！就是正常情况下……

王某：主要是什么呢？对，**最主要的、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供体千万不能出问题。啊，供体出问题就麻烦了。**

调查员：供体对呀，供体就是说，这个一般是，哎，他们一般怎么说嘛？供体一般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

王某：到目前为止，供体还没有出现过事故，嗯。

调查员：现在是这样的啊，我还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当然这个供体方面，我想你们应该是很有经验的啦，那我想……

王某：这个我们能处理。

调查员：哎，这个你们怎么处理，你们就怎么处理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配合你。啊，你说叫我们怎么处理、怎么解决比较好，那我们就跟你，按照你的方法，反正咱们大家把这个事情，把它做起来嘛。呃，那么我就还问，你这个、你这个肾脏，肾源啊，你就说肾源、肝源，你都是可以保证，对不对？假如说，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初步这样说吧，**咱们一个月 20 个肾，啊，10 个肝，这种量你能不能，你们有没有可能保证？**

王某：没问题，能保证。

调查员：噢，那就行。那这个，有这个基数，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感兴趣。当然再多也可以，对吧？

王某：这个没问题。

调查员：你想想，这个很简单嘛，手术肝移植，一天做一台，不算什么，做二台也是可以的，一个月不就 20 到 40 台？肝移植，那个肾移植，肾移植那就更多了，我刚才说的是肝，一个月做上一二十台肝，四五十台肾，这作为我们这样医院，这个条件，很轻松。因为这件事情……

王某：很轻松，对。但是，问题是你，你要，到时候要，你准备是把供体放到你们医院去检查，还是放到其它医院去检查？

调查员：供体无所谓。你要是能提供给我们这个，他的确切的数据就行，我们查我们……

王某：那最好是，最好是去，对，**最好是去其它医院检查，不要在一个医院检查。**

那你，前期的话那就，你要住院嘛，前期你要，如果在你们医院做的话，供体还要住在你们医院。

调查员：可以呀，你要觉得需要住医院，就住医院，那当然更好。

王某：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**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是，把他分开，啊。**

调查员：可以呀。

王某：最好是把供体分出去，分出去之后那个，你或者是你找个其它的医院，或者是，如果是，你看啊，可以的话，**你最好是把它分出去，因为这个供体跟患者在一起呀，风险会大。**

调查员：啊，那当然了。

王某：但是，你肝移植你就没办法分，肝移植只能在你们医院。

调查员：对，可以呀，那就是不同的病房嘛。哎，但是这个事情这样的，供体要住到医院来讲，那应该是以什么名目住呢？就是检查他的病？检查身体是吧？

王某：对，检查身体，或者是说他那个，有外伤，或者是什么都可以。这个你要自己，你们自己去那个考虑，因为我们就像在武警，因为我们检查都在武警检查，武警检查，主任给我们开单子，就是开腰疼。

调查员：嗯，腰疼去检查。全项检查以后，这个就是拿着结果再去跟他……

王某：那数据我们就出来了嘛。

调查员：嗯，对。

王某：因为现在去其它医院，去查什么淋巴图之类的，这个很敏感，知道吗？你们医院淋巴图应该没问题吧？

调查员：没问题。这些都必然……

王某：配型呢？

调查员：配型也可以。这都得要做。

王某：都有，是吗？

调查员：都有的。这都是现成的。嗯。那供体什么人去带着他？你们带着他，是吧？

王某：对，带着。

调查员：是专门人带着他，专门人找个地方给他们住起来，是吧？

王某：对对。

调查员：嗯。那这个数量，那你要这样的数量的话，因为他有个几，配型有个几率的问题啊，你数据，那你也有一定的比例啊，你比如说，一个月啊，40个肾，20个肝，那六十个人，这基数，那你要有一大批人呢，这数量，那你住的地方也是……

王某：他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最多只能给你准备个3到5个，3到5个，一批一批的这样走，赶着走，不可能一下子弄那么多人过来，那样的话，那目标太大，太显眼了。

调查员：噢，对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这里先给你提前给你们发上几个，发几个受体的情况，然后呢，你就按照这个情况，选上几个合适的人，送过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
王某：对，对对对对对。

调查员：那一批5个10个，好，这过来的就八九不离十了，这种对吧？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就是从数据上，首先数据初步配型。啊，数据匹配，匹配好的，送过来，然后在这边复查一下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哦，这样啊，这是一个问题了。还一个问题嘞，你要是建，听我们那个朋友介绍说，就是你们做的方式是，在医院跟前或者医院里面建一个手术室？对吧，这是一种做法。

王某：对对，对。

调查员：那这个手术室做的话，是你建个手术室，我们派医生来做呀，还是你们带医生来？

王某：你们最好是，你们派医生来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你们派医生来，这样的话，就比较方便，我们带医生成本就很高了。

调查员：那当然了。

王某：你要在北京天津这边往那边带医生，那成本很高的。

调查员：那是，是，嗯，对，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的，我们自己的人嘛，自己取器官、移植器官，这就心里很踏实嘛。再是从这个医院来说，它技术发展各方面都是也希望这样做，这是一个。那你现在是倾向于做，建立一个手术室呢？还是在我们医院的手术室直接就做呢？

王某：呃，我觉得，在你们医院里直接做，那对我来说，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。但是安全这块儿，你们要把控好，因为这个，在你们医院做的话，这个安全问题，就是一个大问题，你看，如果万一出事，那出到你们医院里边了，你脱不了干系。

调查员：对，所以这个问题……

王某：你如果放到外边的话呢，你还有的说，知道吧，还还有，我们还有缓。

调查员：嗯，对。

王某：嗯，你如果是说，觉得自己，你们能把控得了，没问题，所有科室的人啊，或者是你们手术室的人，都是内部人，都是自己人，各方面都没问题，那就放在医院里边做，这是最好的。

调查员：对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如果说外边做个医院，这是地下的了，就算出什么事，这有个说法，这是社会上一个黑市的这个买卖，或者非法行医啊，这就可以给它化解了。

王某：对……

调查员：到医院做呢，那医院就得承担这个风险。当然了，我们医院要做呢，我们也想过，其实呢，你想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呢，朝阳医院啊，包括浙大了，这些其实都是在医院做，对吧？

王某：啊，对，对。他们呢，我给你讲，他们都是晚上做啊，或者是，那都得、都得是自己人，做这种事情……

调查员：对……

王某：都要，都要……

调查员：噢，他们也是晚上做。

王某：朝阳现在呢，对，朝阳现在的做法，我给你讲，朝阳现在是，供体是在外面的，供体不在医院里边，他只有肝移植是在医院里，所以这供体都是在外边，在外边手术室切了，切了之后拿过来。

调查员：噢。但是那个，在外面切嘛，不就是外边建一个手术室，只是取供体就是了嘛，取器官。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而且是在医院很近，对吧？离的很近。

王某：嗯，对对对。

调查员：这样的话，他就耽误时间少。嗯。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噢，他们都这样，那他们这个要是说有什么事了，他怎么解决啊，这个？他们一般是怎么做？怎么说法？

王某：到目前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出过什么事儿。

调查员：呵呵。

王某：没出过事。

调查员：哦，那他们……

王某：因为这个手术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手术，就前前后后这个手术，供体的这个手术，前前后后，有2个小时，足够、足够的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很快。嗯，做的很快，你知道吧。做完之后，供体马上就转走，转到其它地方住院去，而且操作起来也很简单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一般不会出事。

调查员：对，这是取器官嘛，取供体那是比较简单的。对，而且取了这个，医生又不跟着走，那是另外一帮人做，移植是另外一帮人做。所以，送的人赶紧拿走，就送走了。对吧？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那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他们虽然说现在，做到现在还没出什么事，但是一般，你是应该了解的，他们这个，是这个风险，是有一种什么方案，他们怎么干，总是要有一个应付的这个措施吧？

王某：就找人吧，出了事情就找人吧，直接打招呼嘛，嗯，打个招呼就好了。

调查员：给中央啊，这些相关的人。对吧？

王某：不不，这个，他这个就是相关的，你说，你是，一般你是哪儿的，哪过来抓的人，直接打个招呼，完了就该，你就是这个罪躲不了，躲不了，那就判你个重伤害，判你个重伤害，找个人出来担一下，找个人出来担一下，然后花点钱，进去蹲个一年半载的就出来了。或者是仨月两月就出来了。啊。

调查员：嗯，OK。那那怎么是，什么什么伤害？这个怎么说嘞？

王某：重伤害嘛，那你切了人家肾了嘛！他就是……呵呵呵。

调查员：噢，这个……

王某：他就算，……你如果说往刑法上算的话呢，就是只能这么算，那如果他深究你，那你是买卖人体器官，那你深究，那就两说了，你知道吗。都是，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，他拿不到证据，有的时候。而且，我们这块儿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，知道吧。我们为什么要保医院呢？因为只要我们说出来之后，那大家都是罪过更大，我们罪过更大，我们还不如不说呢！就把医院保

了，你知道吗，把医院保下来呢，那你们在外围还能帮我们运作，以后就算你们不帮我们运作，我们出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合作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知道吗。

调查员：嗯，这个、这个应该说，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其实说穿了啊，这个事情是官方做的，但是官方公开不敢去承担这事（王某：肯定不能承担），这是因为有个国际舆论、社会舆论的问题嘛。所以说这个……

王某：对，人权问题。

调查员：对呀，这个还有，你像，咱们说，说那个什么一点吧，我看你也很直爽了，其实这个事这么多年了，最初是江泽民、江主席，发起做这个事情嘛，对吧？

这不周永康那些，那一条线吗？政法委弄的嘛。把那些人抓起来了，把这些人，给他用这种方式解决了，就法轮功这个事嘛。到现在呢，当然这个换届了，情况不同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还在运作着，这么多年这个政策，其实这是关系到整个大的政策的问题了。对吧？

王某：对。这个东西啊，我自己感觉哈，就是，他就像什么似的呢，就像这个，就像这个皇上似的，国家也管，也不是说不管，也管，但是就是明面上管，知道吗？

调查员：对呀，其实当初，我是知道啊，咱们其实也知道。当初是抓了一大批，因为那时候（法轮功学员）上访不报姓名嘛，抓了很多人，抓了很多人，也没法去遣返，也就无法处理，这些人就这样做了，但是后来呢，这么多年来，这些人慢慢年纪大了，他不可能老做原来的人，这后边肯定还是有一些，不断的抓一些人，哎，处理一些。但这件事情换届了，这个政策呢，它还在那延续着，它不能拿到桌面上来，对不对，但是呢，事情还在做着，所以说他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不对？

王某：对，这个、这个一直是这样。

调查员：嗯，但是问题是这样，作为我们具体做的人来讲，作为你具体做的人来讲，你得有一个化解风险的方法，对不对，你真的是给他撞到面上了，那就给你认真一下，对吧？呵呵，但是他又不敢太认真，因为你这个事太认真，你说现在，好，你说你做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器官，他要真的抓到面上来，这就会掀起整个这个事情，他也不敢。

王某：对对。

调查员：因为你掀起整个的事情，你影响政局的，啊，你这个事把前面的都得揭

出来，那从江泽民那时候下命令，做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到周永康，然后你还有胡锦涛这一届，现在习近平这一届，都延续到现在了，你说做了多少了？那你肯定很多了，很多了，你这个事情影响整个国家的问题了。所以，我就想……

王某：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啊，在大概在 12、13 年左右吧，就前后这几年吧，在国际上，在联合国那个有一个小的国家，也是其他国家指使的吧，就告过我们中国，知道吧，当时告过我们中国，闹过一次这个事，知道吗，就是用这个，当时没说法轮功（学员），当时说是用这个死刑犯的那个器官，就人权问题吧，但是我们国家呢，当时给化解了这个事，知道吗？

调查员：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个我更清楚一点，这个呢，国际上 2006 年，苏家屯有个护士出来，就揭露了这个事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咱们国家嘞，是把死刑犯拿出来，给化解了。原来死囚犯也不能公开的，死刑犯有规定是可以做，但是呢，是内部掌握的，不公开的。到 06 年的时候，人家把这个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个做器官移植，活摘器官这个事弄出来了，每年呢，又公开发表那么多，做了那么多器官移植，你的器官来源又没有有一个明朗的来源，无法交代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死刑犯拿出来，说我们是系统的做死刑犯，这是黄洁夫在国际上说的，知道吧。

王某：噢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
调查员：哎，这样的，这样呢，就用那死刑犯把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个事情给掩盖了。掩盖了，好，国际上一听这对，这个政府有可能的，对吧。呵，那死刑犯你也不人道啊，但是毕竟和做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不一样了，这个事就化解，化解了，就又下去了。但是你时间长了，年年都是死刑犯，人家国际上又开始谴责了，你这个不人道，全世界都是不允许这样做的，好，从 2010 年开始，就咱们不是将讲这个试点吗？噢，这个人体捐献，公民捐献，2015 年 1 月 1 号，国家公布全部用公民捐献，死刑犯也不能做了，所以为什么现在你这里地下，他们都不公开说呢？就是因为这原因，哎，为什么说不能做司法的嘞？

其实过去做的司法，绝大多数也是法轮功（学员）的，现在做的也是法轮功（学员）的，过去做的呢，做法轮功（学员）的呢，是以司法，死囚犯给他充了。现在做的呢？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。捐献器官你也不能有公开的、明确的来源，你也不能公布，所以大家都不公布，这国家统一弄，这也就查不出来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
王某：是，是，对。

调查员：因为国内嘛，咱们这个很多外边的情况咱也不知道啊，对吧，咱也就不知道。

王某：对，对。

调查员：国家统一做着嘛。其实你直接做着，你想想你这些人，你就最清楚了，这些人什么人你最清楚了，都是法轮功（学员），哎，但是你还不能乱说，是不

是嘛？哎你说出来……

王某：咳。

调查员：行，那现在，哎，那现在我再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些人啊，那你这些人来源，这肯定和警方是有关系的？对不对？那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需要，还要给他们一些分成啊什么这样……

王先生：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，我没听太清。

调查员：这些器官来源这些人啊，那肯定是在警察呀，官方这些，警察转过来的嘛。转一些呢，那给他们还得要提成一些嘛，对吧？

王某：嗯嗯，对。

调查员：那这些人就是来了，就是这些人动不动警方呢？警察嘞？这些人。

王某：不动，我们都、我们都要、都要那个地下操作。

调查员：这样子啊。

王某：啊。

调查员：那好啊，那行，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我大体上就清楚了。啊，还有，就是这样的话啊，还有一个啊，我还得问一下，一般你们跟朝阳啊，武警啊，咱们也就延续他们的方式吧？他们什么样的标准，我们这边也怎么样，啊，一开始我们先试着来，你比如说提供一个肾，啊，一个肝，大概是怎么一个，怎么一个价？怎么一个分成啊？怎么个价格啊？

王某：价格是这样的，你如果是说，你们自己院，医院里边的患者，你们自己的患者，那就一个肾源就是 20 万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嗯。然后这个肝源这块儿呢，咋说呢？肝源这块儿，我建议咱们还是先做肾，然后做完肾之后，我们先合作个 2 台 3 台之后，我们再去聊这个肝源。因为肝源这个这个这个，你知道这个手术比较大呢，（调查员：对）。你后期也涉及、也涉及很多事情，你涉及到患者这块儿。肾，没问题，你手术失败了，大不了肾，把这个新装的肾摘掉，他继续透析。你肝源，这个肝病患者很容易下不来手术台。

调查员：这个不要紧张，因为这个啊，做手术前家属都是要签字的，这个是风险，正常的风险，任何手术，手术前都要签字，要说好的，像这样的手术……

王某：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我、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是说最好的一个做法，我给你讲啊，你想办法让病人，想办法让病人来找我们，你不要直接跟病人，或者是说，你、你想、你想把这个责任、把这个责任拿掉，去掉的话，那就让病人来找我们，知道吗。然后我们来想办法，那这样中间跟你们没关系。

调查员：哎，对，你这就很好。

王某：哎，你比如说朝阳是这样的，病人来了之后，主任要一本正经地跟他讲，啊，你这个手术怎么怎么的，怎么怎么的，啊，但是我们没有肾源呀，我没有肾源，让患者，我们会跟患者讲，我们会告诉患者说，你就跟主任讲，我有肾源，我有办法，我有关系，我能弄得到。那主任说，哎，那可以，那你自己去弄，你肾源你能弄得来那就行，我就给你做手术，那这样的话，就算手术不成功，或者是出什么问题，患者，我们就把患者拴到里边了，知道吗。嗯，你如果是你医院，直接跟患者来的话，万一出什么问题，追查下去的话，他是，他肯定要作证。你做好了可以，你要做不好了，他肯定要找你麻烦。

调查员：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个事儿，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很好。这样的话就是说，那通过，那就是通过、那个主任，就直接给他说，说叫他去你们吗？还是通过别的人告诉病人？

王某：哎，你最好是通过别的人告诉，或者是说，给个电话啊，或者说怎么样都行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反正你、你们主要问题就是什么呢？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撇清。

调查员：嗯，对对对。嗯，我明白。我明白你们这个、这个操作方式了。这样的话，病人自己找的肾源、肝源，那么我们给他做了手术，啊，这个病人自己找的肾源、肝源，医院给他做了手术啊，那么手术的成功与否是医院的责任，啊，这个器官来源的责任那是病人自己找的了，那他自己得承担风险。

王某：对对对。

调查员：这样的话就更，那当然了，这个风险化解就更好一些。

王某：更安全，对。

调查员：嗯，对，我明白你们这个操作方式，很好，行。不过呢，我们这边倒是想法啊，当然了，先从肾开始可以，但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说，肝肾一起来，因为他们对这个肾啊，觉得很简单，这个从技术上来讲，不算什么，那么对打开医院闯牌子，这个提高声誉上，肾呢，也不是太怎么样，但是肝呢，这个就比较比较好一些。

王某：技术难度高嘛。

调查员：难度高而且还有联合移植呢，那就更好一点了，是这样，他们做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吧，从医院的角度来讲，是为了提高医院的知名度，啊，当然也有经济收入这一方面，但不是主要的。从医生参与的角度来讲，是两方面，一个是他的知名度，他这个写文章啊，第二个呢，他就是经济，哎，医生经济要看重的多一点，但是医院呢，就是知名度偏重的多一点。所以肾来讲……

王某：我懂。

调查员：你说人家同行来提起，你能做个肾移植，那算个什么，对吧。

王某：呃，对对对对。那这样，我们这样开展，就是前期因为咱们现在只是电话里边就是聊一下，那前期呢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最好年前如果能准备2台手术，那我们先做2台在你们医院，先做2台之后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。

调查员：嗯，好。行，我们先商量一下，商量一下，这病人也有嘛，那要安排也很快，然后我再给你打个回向……好。

王某：好好好好好好……

调查员：行行行，那就这样……再见。